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八

六至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六

宋 歐陽脩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七

與晏相公殊書

皇祐元年
知潁州日

春曉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

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
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
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
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
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
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書

當是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

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
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
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
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
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
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
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
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此必

爭苟終身之不回雖

一作維

一青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

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
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
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
不為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

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
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

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為應用之文而自
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
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病困以成衰白首
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
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庭夙夕內循俯仰
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閔憐察
其惴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
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脩
學非臻與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膺仕抱孤忠而自
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異懦有志當世
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
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
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猷翊宣元化為
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

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
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
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既叨
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一作功而可

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叙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遑曠官
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脩必

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
感勵苟疲駕之可策尚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溱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
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
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
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叙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
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
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乂安於
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
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維新推恩一切致茲
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為時元
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
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

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遑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
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
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東在先朝雖
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
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
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

悰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羣情胥悅伏
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勲維石巖然朝廷以為
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
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聞
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
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

過於蒼黔敢謂謙撓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

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
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
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
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
宰席三接之際羣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為於要任調和
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

誨函既深忤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獬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興談朝廷之
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
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
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
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
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

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
忭之私遽辱謙撫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
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
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
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
冢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

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美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阯被德尉興襦
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即疇
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
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戡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

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偉望尤先於舊德
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苦干戈
而累屢一作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
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
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
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
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强顓蒙自守流離
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
屬承桃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無責愚臣方懷惕懼假
小人而乘大器豈不濟顓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
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盖某官借以餘光致
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數陳罔既

回賴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量

閔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
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為宗籍之表儀顧惟
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
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戢
之私欣瞻併集

賀賴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
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

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
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於朝而示衆蓋匪私
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

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

一作節召

遂諧歸政之請

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
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
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

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推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數叙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措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

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正弼諧之
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馬依敢謂謙撓特貽
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治平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
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
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
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

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廨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

同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勲出撫西師藉威名於曠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

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誕告方
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挹尚欲
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讓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
體仁粹明廸括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項煩持
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以未施
偃息于藩邈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興

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
寒律向嚴神襟善畵瞻凝感著交集棕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二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
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
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
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
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撓曲貽誨翰方屬卧漳之

告莫伸賀厦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傳龍圖卞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邱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
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
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
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
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
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
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

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忘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徑少假歲年之頃即為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

餘生尚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為廟
朝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
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
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欸急
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此
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

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贄書

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慙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為金石之交因歲大

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媮風永佩思私但銘
肌骨晤言未遂滬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漆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
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
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
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
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抃慶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

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閒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
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間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
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
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
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
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

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

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為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
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
數用顯答於元勲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
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
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
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上為廟朝精調寢膳一作
寤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奎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
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
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
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
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為益已多
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
就逸均勞暫待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
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上

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
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
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
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膺圖任之
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一作里
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
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為一作盛輿頌

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映於

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彥果被上心之東進膺寵命

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

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

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抃豈期謙眷持

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書
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顧愚蒙獲茲庇賴載
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恭惟
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柄用始
茲歆溥宜乃高明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
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端
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

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興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
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為
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遡風千里
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
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為百辟之表儀
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

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安屬北州大
震之災加仍歲洊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
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
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實出常情辱
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叙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
上為邦家精調寢餽即還大用均福羣黎最爾孤生但
同輿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

熙寧三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
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髦
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
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
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齡之迫
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
於鞭策末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襟靈善畱區區
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朋書 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摛紳
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
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望蔚然
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東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
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
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病之餘敢
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撫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
明稟粹精稷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
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黻果被往諧之
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
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
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為邦國精調寢興欣抃
之誠叙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遊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茂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

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
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阜於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
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已下續添

某聞駕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懷
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遺瞻後來以不遑豈卑
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
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對若晨霞

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棼竊念其材實懦庸
識惟駢淺謬偷生於人壤獲邁幸於王塗弓冶傳家未
相遵業嘗畏圈牢之誚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
苦節且親闈就養官路隨方西走巴賓南浮江滙登稽
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劒阪以刊銘文慙徃哲何嘗不
跂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
偕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
自惕幸邁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

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
於蚩鄙科非有備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
而何幸洎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選
掄而為器冶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
假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
軍幕幸涖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
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
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磔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
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防願
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憂在憲
章而可懼弱羽未沉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躔幸遇某
官京輔移轅軍牙蒞政金鼇虛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
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寢銷茂
草鞠靡甘棠蔽坐不謂斗筭之役載依旌榮之門榮立
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陰雖廣潤及於纖荊冬日之愛

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
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麈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
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念某襟靈不與道藝非優自
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
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顓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
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
彌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默聰明而為甚斷無他技
動之所長徒祇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

官恢山藪之量納非封之言回掩疵瑕存加題品褒采
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
之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
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
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
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賞恩
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骨肉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
輝光末運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諧棲集何飛蓬

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倏辭藩岳結課蔑聞於最
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
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
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
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舻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
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
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舸於
日下瀛洲秘局式瞻侍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

造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叙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
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緣聖
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黌之講道
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
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餽毫分未報自愧食於
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於邦爵復登貳

於天官震悸來并覲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
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
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
寢於思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沿宦牒而便道許以
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
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鐔於

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泰機後門最嗟於晚出蘭臺
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
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
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

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

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

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閤在陰鮮歡

歲崢嶸而倏盡

一作忽

逃虛既久音聲咳而不聞逝仰墮

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螭之懇諒
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蒂一作帶何勝於餘煖

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
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
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
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

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峻望允
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
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
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
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
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
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緹律已窮疑寒方凜異
保和倪之妙益迎福履之綏逖跂門牆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叙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為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其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為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為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異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

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瘵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
睿慈之垂憫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
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遙若話言
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歷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

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

在書簡第二卷

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為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輩象與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華而冒

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塞藝圃而救其芳
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
而在阿久俟時而跼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
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
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
于前特遺夢草之餘妍摘馬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
字寵示榮褒當珍髮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
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秘蕩蕩默默而

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
屬苦中於清聖方卧歎於酸痛倏駭無因而至前不辭
為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馳若清風之襲人絢繹並輝永
訂至珍之藏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
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

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
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

克邁官能九年之

一作厚

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

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

誨函銘佩欣祈并交悰悵

與辛郎中啓

慶歷二年冬倅滑州
見緘啓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

聽訟之甘棠餘音

疑

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

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罇俎笑談

豈如疇昔方茲感誠

愧

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喜天

和之保畬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
撫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
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
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
方凝神襟善畬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
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棟上材茂績謁於朝端嘉猷均於
宸東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
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
禱

賀新發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
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

久妙東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
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迂於寵靈屬此
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慶歷五年冬初到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疑風
義以其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深入
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
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
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無下遂不敢辭筆語
庸陋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慶歷六年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興
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佇於
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

頌之私縷言非聲

又

慶歷六年春滁州
見絨啓新範

伏念曄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壩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
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伏審
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覲以未
涯惟賢業之素彰謁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霑寵光
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
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

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
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
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

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
時即迂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
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

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邁德末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
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畱佇膺
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

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最舊過
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

見緘啓新範

乍間清徽兩蒙芳訊審憇車之伊始欣妙畱以惟和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

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祈

答賀赴闕狀

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

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
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
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
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執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

浣詹翹之懇矣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謠入被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文忠集卷九十六

文忠集卷九十七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

惡審官三班吏

一作二

部等處又只主

一作具

差除月日人

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

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

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

黜陟因循積弊冗

一作官

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

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揀

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

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

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

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

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
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
効亦不致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
于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
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
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
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

一作劄子 同前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

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禦備

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

一作準

望通好便生懈怠

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

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

其顧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

一作料

朝廷此

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

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

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
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
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
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刑兵
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
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

排備

一作比

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吳

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

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

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一作謂我為怯

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一作能得

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為遲仍須杜漸

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

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

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
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歷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如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
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
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
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
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

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

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

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

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

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

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

奪情本非

以一作

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

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為可耻祐黜陟

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
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
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
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
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
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

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脩諳
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
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
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
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
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况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
急兼風聞北人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
伏望陛下于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

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
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
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
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
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
止

論罷鄭戩四路都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

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

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
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
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
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
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
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
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
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

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
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
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
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
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
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
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
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

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
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
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
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
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
各責其將則事一作名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歷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為非臣聞

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况自國家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為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賊

汚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
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
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
則不以為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
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
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

兩制連
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廷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

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

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
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
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
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
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
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
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
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

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
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
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
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
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

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草數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

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

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
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
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
紂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
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
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
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
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

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

為甚高三

字一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作迂

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

姓而剝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
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
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搔擾
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
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
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
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
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
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
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
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

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

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一作多作空

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

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

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

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

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

之一

一作競爭

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

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
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

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

求治逐一
四字一作

是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

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

一作憂

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

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
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
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
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
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况自兵興累年

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脩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

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

者字亦作之人

雖不知

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

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

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

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

一作只

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

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

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

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
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
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起其漸則扇惑羣小動
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
敢有造作言語誣構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
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勅出賞錢官爵購捉是時上欲
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

動搖及勅榜
出自此遂絕

文忠集卷九十七

文忠集卷九十八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二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歷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却沂密海
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
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

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

能禦之

一作制禦

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

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脩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

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

一作處

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

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
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
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
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
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
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

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
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
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
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
淮深慮趕趁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

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
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致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

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

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

一有居字

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

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材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

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

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
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
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
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
在延州遂至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暮年却授兵權全無
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
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
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

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
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
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
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
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
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

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
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
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警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
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
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禍患不
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
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
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

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

一作知

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

等並不鬪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盖由

法令不峻無所畏稟官吏見

一作知

朝廷寬仁必不

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

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

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効

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今後用此為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鬪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傳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盜賊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

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
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
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
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
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
法其一作若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
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為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

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

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

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

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

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

一作端人正士

如仇讎

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

不知而紳

一作

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

事尚敢欺罔

一作惑

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為非之說

其可信乎其馬端乞伏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有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

一作

不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

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

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

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

之始雖侍從之列

一作例

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

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疎遠者

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

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

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

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
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
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
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
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
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
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祈而使
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

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

謀以求衆助豈可聲聲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
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
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搔事已若斯何由掩
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
聞事不的况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
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
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
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

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

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姦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
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
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
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
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敵人之性進退不

常遇強則服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

知我可

一作易

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

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
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
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北敵狂計
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
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
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

一有然字

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

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
北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
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
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
務脩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
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
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
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

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

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

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

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

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

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

一有使字

秋風漸勁虜釁

一作隙

有

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

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一作伏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

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

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知根本內虛朝廷
勢弱萬一有事

一作事
有萬一

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

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
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
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
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
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

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
謂去歲契丹忽興窺伺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
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
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凌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
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
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
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
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

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

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

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
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
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
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
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
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
者不拘等級一作仗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

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
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
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
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
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
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
而難為勝矣則當擇一作較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
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

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此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

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
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
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
其始稍增舊給不一作勿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
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
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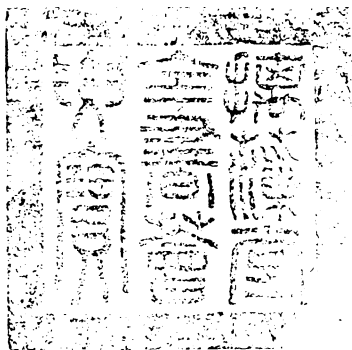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
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

金
卷九十八
聞伏候勅旨

卷九十八



文思集卷九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膳錄監生臣謝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

九十九至
一百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九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三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歷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

夙夜思維

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為鎮定州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

國家用兵已

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

細一作深

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

次擇材心知小

一作非

人付以重

一作要

任後雖敗事亦終

不悔今每有除擬

一作差不當

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

材捨此別無人

一有矣字

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

更有誰可用乎

一作者

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

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

一作肯

求之耳

今不肯勞心

一無選二字

一作揀

擇越

一作不

次而用

一有而字

但守

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

一作一

悔後又復然

至如葛懷敏項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

曰捨懷敏

一有則字

別未有人難為換易

一無此四字

及其戰敗

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湏別求

一作別湏有

人用

臣謂

二字一作且

今日任

一作用

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

如

一無如字

承祐者凡庸

二字一無

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項

在澶州只令

一有營字

築

一有州字

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

一作道

臣謂朝廷

一作天下

非不知承祐非材議者不過曰例

當叙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耳方今黠

一作醜

虜狂

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

一無二字

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

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

劉六符之

一作暫

來

一有便使二字

朝廷忍耻就議蓋謂河朔無

可自

一作素無可

恃難與速

一作力

爭湏知屈意苟和少寬禍

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

一無二字

精意

一作選

將臣先為禦

一作預

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

一作作

用小人之日也

一無也字

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

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閒慢職秩若欲錄其勤

一作勲

舊

優其戚里之恩閒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同前

臣風

一作竊

聞朝旨

一作廷

欲以殿中丞任顥管領元昊遣

來一行人等

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

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

意

一無此四字

不

一作未

肯稱臣

一有又字

索物太多其志不小

一作

少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

一無此九字

朝廷既

一作必

不能從

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

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

之使來入

一無入字

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

弱若

一作如

見朝廷威怒未息

一作回

事勢

一作意

未削則必

內憂斬戮次恐拘留

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使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

使

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

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

欺則議論愈

一作論事恐益

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

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

少朝廷只差

一作以

一班行

一有入字

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

士若其後次

一無次字

來者漸

一作更

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

彼

一本彼字作令賊

轉自強我轉自弱

一有矣字

况聞邵良佐昨來

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

一作夷

狄不謂無謀今其

來人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若能

一無能字

先薄其禮以

折之亦挫賊

一作廟謀

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

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

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更

可減損

至於監視饋犒

一作館待

傳道語言一了

一作幹

事班行

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

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

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邊鄙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

必自虧事一作國體不若急脩一作速嚴邊備以圖勝算一作廟勝

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

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元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

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

以上一作伏見

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

一無下字

和之與

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

下深思極

一作遠

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

衆口云云

一作紛紛

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

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羗夷險詐雖和而不敢

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

一作抱

屈就之羞全無紓患

之實一曰自屈志

一無此三字

講和之後

一有不退過欲字

而休息

練兵訓卒

一作訓兵選將

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

朔

一有料字

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

一作廢弛

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

一作稱

臣

一有而字西邊減

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

一作必

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甲是暫息小

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

大事旁採外

一作衆

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

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

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

一有祖宗舊制

大事必須廷

一作集

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

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興兵以來常

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
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

長

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所

自用廟謀

一有固亦

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

伏乞

二字一作請

於使人未至之前

一有先字

集百官廷議臣只

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

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

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

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同前

右臣伏自

一作見

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

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眾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

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
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
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
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
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
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一有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
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
不相傷亦已一作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

不至如前後之繆謀

一作戰

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

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

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

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

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有在延州伺候賊意

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

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為
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
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

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
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
何耻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二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
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不急字求相見則於

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不可

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
直入賊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
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
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
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
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
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
當自為謀以求勝筭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

知是

一作果

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

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錙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

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為害不細往年李

定王達

一作達

輩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

年江淮王倫大

三字一作諸路自

警劫後繼以蝗旱為孽民間

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

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

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

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

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常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

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

其臨事而敏應卒

一作變

無窮今抃既不可預告以言則

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

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

一作守

前議即乞別令

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彼國

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

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

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
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脩正要枝梧伏覩朝旨
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為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
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
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
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伏今若仲淹外
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陞

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
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脩於闕政
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
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文忠集卷九十九

文忠集卷一百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歷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朝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

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
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
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
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
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
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
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
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

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
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
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
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
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
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
此拙計便為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
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

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

縣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
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賊
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
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
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
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
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
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

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
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為

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
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
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
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
誤事臣請試言西京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
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

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
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
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
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
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
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
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
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

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敢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

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

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為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
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
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
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

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
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

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墮頽法

一作政

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
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
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
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
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
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
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

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
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
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
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
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
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
張師錫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
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

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
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
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
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
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
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
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為害
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

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
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
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

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
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
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
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
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

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歷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愷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

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

一有擢字

而拜者國朝近歲

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

一本有之

人主因之薄

一本作薄之

其待遇跡漸疎外同於

事二字

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盖由不合令中書

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

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

一作置之內制

則是恩出中書之

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

無字一作外官

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

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望正人堪充

者出自上意

一作聖明

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

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
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

一作倒置網

紀大隳二十四年

一作四年

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

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
盈事跡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

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

一作不

敢指

一作發

擿及其疾病

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

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

一作日

又

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

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

一作正

賴陛下

始終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

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

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

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

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

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常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賊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

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
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
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
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
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
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
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
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

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一作使得二方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

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謬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

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

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

一作擬

可否豈可暗入

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

聞

一作疏

必難自寓其子弟輩又不少

一作肖

須防作偽或

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

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

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

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

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

一作擇

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

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

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

一作尋加

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
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
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
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
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
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
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

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
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
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
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
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
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
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
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

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
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
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
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
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

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

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
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
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
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
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肯行若
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
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
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

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湏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
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
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
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
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湏候其請郡因
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
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
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
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
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為買百姓青苗及轉般
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一作大患為西人逃移却人戶此一無
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
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褒美善惡不分

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為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下咸為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文忠集卷一百